

鏡子集

李南力著



重慶人民出版社

鏡子集

李 南 力 著
江 牧 插圖

重慶人民出版社

鏡子集

李南力 著
江 枚插圖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李子壩建設新村91號)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號

重慶市印制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1拾 字數32千
195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34,000

目 錄

前言.....	(1)
我的一次演講失敗了.....	(4)
有人請我吃飯.....	(12)
我的會議生活.....	(19)
我想得很多.....	(25)
生活細節我不管.....	(31)
我的朋友找工作.....	(38)
主題.....	(45)
他長了翅膀.....	(48)

前 言

“在城市里生活和工作了几年，也乱七八糟寫了些东西，时常被邀去参加各种各样的会议，人家一见面就称呼我是作家，什么作家，我自己清楚。还记得十二年前我们在延安那孔小窑洞里一起度过的日子和每天必定要谈论的理想吧！到生活中去，到斗争中去，去实现毛主席文艺为工农兵的方针，创造出我们时代的英雄，当一名不愧于人民希望的作家。可是十二年过去了，除了写过几篇自己还很不熟悉的解放区生活的小說而外，几年来就是顶着个作家的头衔，参加会议和发表些应景文章，过着安静生活，一次又一次地在每年的元旦痛下决心，訂了全年的生活和創作计划，但是一次也没有付诸实行。自己觉得身上彷彿已经发出了一股子霉味，再这样下去，真是不得了。最近切切实实把自己的思想检查了一遍，回忆起所经历的事情，哎！真是危险呀危险。我现在车票都买好了，去的地方也确定了，时间暫定五年，这次一定要去生活的海洋中洗净身上的骯髒，在群众的洪爐中去煉掉身上的斑銹。明天就出发了，今天檢点行李，从笔记本中撕下我这一次的檢查筆記寄給你，作为了解我的参考，也許，它对你也有点作用，因为我們的理想和实际行动和具体处境，都有些相似呀！”

以上，是一位老朋友、老同学、多少有点名气的一位作家給我寫來的信。他同時寄來的檢查筆記，是一些小品文式的，有獨立性的文章。我從頭至尾讀了一遍，一面讀，一面臉紅，渾身發熱，像在醫生面前檢查一種不名譽的病似的。有什麼辦法呢？我很不愉快，覺得這是××同志在和我開玩笑。想立即退給他，可是一翻他的來信，原來他並沒有留下通訊地址；自然，經過他原來工作的機關是可以轉給他的，於是，我着手來寫回信了。回信寫了幾句客套話之後，必須說明我為什麼把這東西退還給他的原因，還得加上一點我對他這分檢查的看法，我只好再看一遍他那搭子令人不愉快的文章，想找出其中誇大事實，歪曲生活，文不對題，判斷不對……等等不妥之處，好給他一個批判，指出他是又一次地說的痛哭流涕，而行動仍舊依然故我的老毛病。我讀着讀着，仍然臉紅耳赤，像對面坐着一位熟人，正指着鼻尖在罵我一樣，不過心情却有些沉重起來，不那麼沖動了；終於我認識到這一次是我錯了，××同志的檢查確是對我有用處，不僅對我有用處，也許對更多的人有用處，我就借給另外一位同志看，他看完之後交還我時，似乎心還在跳，有點壓抑不住自己底情感說：“真可怕呀！他把我們某些還在糾纏自己拖住自己前進的真實的思想面貌完全暴露出來了。”沉默了一會之後，他又說：“為什麼不把這些東西公開發表一下呢？”“發表一下？”我疑惑地說，“怕他不會同意吧！”“你的朋友剛剛走了第一步，檢查出來自己那些骯髒腐朽的東西，一時半刻，他當然不願意。但是等到他願意發表，恐怕會壓得太久，減少了它的作用。這樣吧！用

你的名字去发表好了，”不等他說完，我忙插嘴說：“那怎么行，这不是掠夺人家的劳动嗎？何况我也不願代替他去讓讀者把我看成和他一样的人。”他低头想了一会，嘴里呢呢喃喃地：“可惜！可惜！”“可惜甚么？”我問。“这东西不发表真可惜！啊！有啦！你不妨在前面加上一段按語，說明它的來歷，几时你和你那位朋友联系上，取得了他的同意，什么著作权呀！版权呀！发表費呀……等等的，你一古腦兒还給他不就对了嗎？再說，”他頗有深意地笑了笑，“这样一來，讀者也就不会怀疑文章中那个‘我’的行为和思想，有沒有你的分兒了。”

我考慮再三，觉得他的話也对，好，就这样办吧！

为了醒目起見，我替他标了个总題：鏡子集，以便随时放在案头照照。

特別声明一句，一旦那位同志同意，我就把他的名字公开出來，讓他自己來对这些文章負責。現在呢？文章中的“我”就权当是我好了，

我的一次演講失敗了

不消說，由于我好幾年來沒有中斷創作活動，也就是在很多報紙、雜誌上發表文章的結果，這些報紙和雜誌有的發行數量很大，有的很小，不管怎樣吧！它們發表了我的文章，讀者即使不看內容，至少在目錄或標題上知道了我的名字。因此，我漸漸有了一定的名氣，參加文學藝術團體的登記表，填了一張又一張，請去出席各種文藝活動的通知也一天天多起來，有時候還當選了什麼委員之類，報紙上發的會議消息中，也偶爾提到了我的名字哩！

不信嗎？信不信由你！我可有的是真憑實據。下面就是一分請我去做報告的通知：

××同志：第×中學要求我會派一位作家去該校做報告，指導青年同學如何從文藝書籍中學習英雄模範人物的優秀品質，你的大作××××據反映在學校里很受歡迎，因此我們決定請你去做報告，這是培養青少年一代共產主義道德的問題，望勿推却，務祈撥冗前去為荷！

×市文學藝術工作者聯合會啓×月×日

我把這分通知看了又看，讀了又讀，心里有說不出的舒服和甜蜜之感。嗨！我到底受到羣眾的歡迎啦！臨到要去做報告的前一天晚上，我覺也沒睡好，盡想着去了以後，同學們的

欢迎是怎样个热烈，又給我献花，又給我献紅領巾，又要我签名，又要我留下通訊地址好和他們通信……我呢，一定要从最高的原則談起，再联系实际，再联系到我那本書，不，說那是本書不太妥当，因为不过一篇短短的小說而已。好，謙遜点吧！就說那篇文章好了，但是文章是发表在全国性的刊物上的这一点，却不能不提一提。我必須說到創作是多么艰难，簡直比工人制造机器还困难得多，我費了很多心血，花了很多時間（虽然实际上只花了三天），还不妨談一点自己的創作經驗，發揮一下斯大林同志为甚么說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这句名言。再解釋一下我为甚么寫得很少，把寫得少的原因推到不能不去参加各种會議和去各处做报告上。（哪怕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呢！）我这样东想西想，是几时睡着的也不知道了。不过就是睡着了，做夢也在想哩！

第二天似乎过得特別慢，我老問同一个办公室的同志：“現在几点鐘啦？”問得別人有些不耐烦了。我赶紧透露一下問他們的原因。在这以前，我还是特別注意保密哩！我知道說早了，引起的波动一定会淡漠一些，給它來个突然宣布，人家心目中的印象就会更深了。果然，我才一說出口，好几对眼光，好几張嘴，同时向我射过来，問起来，我一下子成了办公室的中心人物，問話和笑話的声音已經破坏了办公应有的安靜，連領導同志也被驚动了，从另一間办公室走來查問我們喧嘩的原因。不等我开口，已經有好几張嘴代替我回答了。領導同志在那些雜乱的声音中，却也听明白了，他露出微笑，我清楚地記得他露出的是微笑，絕不是大笑，当然更不是冷笑，

因为我很留心領導同志对这件事情的反映，我的作家的敏感，这时候沒有欺騙我，他的的确确露出了既鼓舞我又贊賞我的微笑。并且还說：“好嘛！这是教育青年的工作，很重要啊！有甚么困难沒有？”当他听到了我低声咕嚕出來的“交通”这两个字时，不等我說完，就肯定地說：“我讓秘書給你派輛車子好了。”大概，他認為在他領導下的工作同志中，能有这样一位有社会地位的人，也不算坏。至于前一个星期他还因为我一心想創作因而就誤了工作，曾經很嚴厉地批評过我的事情，他如果不是忘記了，便是認識到自己的批評也許还錯了哩！总之，这样一來，一个上午我就別想正二八經办公了。我知道我的价值，我象一位大人物似的，得意洋洋地坐在椅子上，接受从四面八方投射过來的羡慕的眼光。



突然，下班的音乐声响起來了。我在这里不說“終于”却用“突然”这两个字是有道理的。原來我沉醉在幸福的迷惘中，時間已經悄悄溜走了。虽說我盼着時間尽快地过去，但是过的这样快，这样不知不觉，却把我原來要寫一分报告提綱的

計劃打破了。我匆匆吃了飯，派來的車子已經在嗷嗷催我，要知道從我們機關去那個學校的路程相當遠，領導同志特別關照駕駛員同志一定得准時送我到那里去。于是我來不及稍作準備，帶着昨天晚上那些亂糟糟的想法坐上車走了。

關於歡迎場面的熱烈，獻花、獻紅領巾等隆重的禮節，都在我一下車的頃刻間成了現實，几百張紅噴噴的臉，几百對圓溜溜的眼，把我一下子弄得有點慌，又有點僵，我被他們簇擁到禮堂里去，在一陣掌聲中，好象有一股巨大的力量推着我不由自主地，就站在講話台後面，面對着几百個單純、聖潔的靈魂了。

“親愛的同學們！”我的聲音有點發抖，我是怎麼啦？我竭力鎮靜自己，在腦子裡搜索應該講的話。但是不行，我的腦子好象被鬼佔據了，而且在裡面吵架。一個說：“你瞧我多榮耀！”另一個說：“你講些什麼呢？”一個說：“青年朋友的热情真叫人感動啊。”另一個說：“你用甚麼來回答他們呢？”他們兩個盡吵盡吵，我却拿不定主意了。我真想大吼一聲叫他們滾開，把腦子還給我，他們却頑固地霸占着我的腦子不肯讓步。幸好那個專愛出題目的提醒了我一句說：“你不是想先說几句關於什麼是共產主義道德的原則嗎？”我立即說，當然是對講台下面的几百位同學說啦！我說：“我想首先講一講什麼是共產主義的道德，什麼是共產主義的道德呢？”我又講不下去了。真的，什麼是共產主義的道德呢？報紙上不是發表了很多文章嗎？關於蘇聯如何培養人們的共產主義道德也介紹得不少。可是，可是我向來看報是只看大標題的，看

雜誌只看目錄，看書只看提要。什麼是共產主義的道德？若實說，我了解得很模糊。假如今天上午我寫了提綱的話，也許我會在寫提綱時去翻兩篇文章看看，來個“平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一定可以說上几句。可是現在不單提綱沒有寫，文章也沒有翻，題目却出了，怎麼辦呢？恰好，我的政治理論修養來幫助我了，我的政治理論修養不高，但是還記得一些不完全的條文。我急忙先說了几句緩衝的話：“這個問題很大，當然不是一下子能講清楚的。不過我們可以簡單地說几句，也可以說是原則地提一提，給同學們一個概念，一個初步的概念，再聯繫實際來談，也許對同學們的幫助大一些。”这样的话，說了其實等於不說，為了從腦子裡翻出來我記得的政治理論條文，我就這樣拖延了一點時間。接着，我想起來了，在分析各個不同階級的思想實質時，不是有過这样的话嗎：“無產階級的思想，是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思想；資產階級思想，是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思想；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是自私自利的個人主義思想。”真象是找到了萬應靈符一樣，我相當得意地，特別提高了聲音說：“所謂共產主義的道德，一句話，就是要我們具備無產階級大公無私的集體主義思想，反對損人利己的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改造自私自利的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思想。”我想這樣已經明確了，不敢再發揮下去，立即聯繫起實際來。中學同學的實際是什麼，我一點也不了解，我聯繫的實際是把“三反”、“五反”中的材料來證明什麼是大公無私，損人利己，自私自利等等。這一長篇大論，已經花了四十多分鐘，我得趕緊談到寫作上的問題了，於是相當生硬地把

話題拉到寫作上去。這是我比較熟悉的題目，講起來自然得多了。我講到寫作上的苦悶，寫作時候的艱難，寫作中的經驗……等等。我原先以為這一段他們會特別有興趣，可是我偷偷把全場的同学掃了一眼，發現他們很多都是無精打采地勉強在那里坐着，有的甚至打起哈欠來了。我想提起他們的兴致，就具體地談到了我的那篇小說××××，介紹了發表的刊物之後，又介紹故事的梗概，接着還分析了里边的人物，說到滿意的地方，手足也比划起來，果然起了點作用，有人被我在講台上跳來跳去的姿態吸引住了，看見某一個誇張的動作時，還笑了笑。但是，他們對於我介紹的故事和人物顯得很生疏，因而我的一切感情沒有找到共鳴。不過我到底講够了一點又三十分鐘，在他們的掌聲中走下了講台。

我回到機關之後，在幾天當中還很不安靜，腦子里象鑽進去一個鬼，老是回憶那一天的情況，自己給自己製造了很多的反映。這些反映當然多數是好的，但也有使我就心的地方，比方說，我講的那些東西，他們到底懂了沒有，對於我這樣一位作家的印象是更深了呢？還是很失望呢！我把那天講的內容重復又重復地想了又想，但是忘記不很清楚到底中心意見是講的甚麼。真糟糕；反映漸漸偏到不好的一方面占了優勢了。

恰好，那個學校的一位同學給我來了一封信。一接到這封信我的心就急劇地跳起來，不便馬上拆開它，特別是在旁邊有人的時候，我怕人家問起信的內容，萬一里面寫的是對我那天的報告不太好的反映呢！我回到寢室，趁着四下無人，趕緊

拆开了信。上面的开头寫着：“親爱的叔叔，你那天給我們的报告很好，”荷！很好！我看到这一句就停住了，这不正是我所希望的嗎！但是且慢，下面一句話跳進我眼里來了：“不过很多同学都說沒有听懂。”这位小朋友在說出了这个真实情况之后，赶紧安慰我，“叔叔，你不会怪我們吧！我們都是才上初中的小学生，理解能力有限得很，我們很想知道怎么向苏联的保尔、卓娅和舒拉、馬特洛索夫、古丽亞，中国的董存瑞、刘胡蘭、黃繼光、罗盛教、刘子林……等等同志學習。我們很多同学看过关于他們的書，就是不知道如何學習他們，希望你指導一下我們。听老师說，你是一位作家，对于‘鋼鐵是怎样鍊成的’这一些書很熟悉，一定能够帮助我們的。我們正在开展一个讀書的热潮，把圖書館里这一类的書都借出來了还不够，有些同学就自己去買了來，可是在閱讀中間只知道了一些故事，不知道該如何學習，所以迫切需要人來指導。还有，我們都希望你也寫一些適合我們閱讀的書，再对你認識的作家們說說，象这一类的書太少了，請他們也寫一点。……”好了，我放下信立即就往圖書館跑，心里又慚愧又下定新的决心，这次一定讓他們滿意。在圖書館我象赶办緊急公務似的，催着工作同志給我找了这本，又取那本，按照那位同学開的名單，全部找了个齐全。可是我一看，这一类的書堆在桌子上竟那么多，那么高，其中沒有一本是我仔細讀过的。我看看着，有点洩气了，还得多久才能看完呀！不用說加以分析啦！

“一下子看这么多么？”圖書館的工作同志問我，“按規定每人每次只能借一本，不过如果你是工作需要，我們也可以借

給你。”他見我有点为难的样子，又这样补充了一句。

不过，我已經决定退縮了，在那一大堆丰富的書籍面前，我这貧乏的腦子是沒法应付的。我向圖書館的同志道了歉就走向寢室來。

我决定讓那些年輕的朋友們暂时失望，等着我再刻苦學習几年再說。

一回头，我看見了被我掛在牆壁上的那張光輝耀目的紅領巾，似乎跟那些小朋友的明亮的眼睛一样，在注視着我，期待着我。

有人請我吃飯

星期天，城里总是很熱鬧的，我很喜欢去逛几个鐘头，在人羣里挤。

有那么一个星期天，我又照例進城湊熱鬧去了。在市中心的百貨公司門前，聚集着很多人，把長長的一段人行道全占据住，因为公司的營業時間还没有到。我一看这里真是最熱鬧的所在，就整理了一下衣服，那天我穿的是一条新做的嘜嘜褲子，筆挺筆挺的，生怕被人揉皺了，但又舍不得离开那么熱鬧的地方。于是我准备奋勇往前，挤开一条路。

我剛剛挤進入羣中，突然有人在我肩上重重地拍了一下，同时，那只手还保持着余力，从我和旁人的肩膀中間劈下去，抓住了我用來保护褲子的一只手。

“嗨！是你呀”是一个挺高兴的声音。

“啊！你！”我赶紧应酬，同时在几乎是面对面这样一个短距离的情况下，去辨認是誰在和我打招呼。奇怪，这个人我怎么也想不起來。

“好几年不見了。”他还是那么高兴，并且顯得親热地說，他底手又緊緊握了我一下。

“好几年不見了！”我湊合着答应了一句，脑子里却竭力在搜索他究竟是誰。

“怎么样？近來很忙吧！寫的东西不少哇！哦！頭髮都白了几根啦！不过臉色却比从前好得多。是嘛！進了城以后营养当然好点。結了婚沒有，大概小孩都有几个了吧？我可还是單身漢，对象难得找到合式的啊！你們还是供給制嗎？你倒不要緊，反正有稿費收入……”

他的話說得沒完沒了，的确是和我很熟的人，就是想他不起來，真糟糕！为了礼貌，我一面“嗯！嗯！嗯！”地答应着他，一面还在拼命从腦子里寻找他的名字。

“对不起！”一位妇女抱着个小孩挤到了我們跟前，“請讓讓路。”

“呃！对啦！”他拉着我的手，反而把那个妇女挤了一下，一步踏到了馬路上，“挤在这里真沒意思，你要買什么东西嗎？再过一会吧，这陣呀！人多得很。我們找个地方去談一談，几年不見，今天又是休息，好好談一談，老張呢，听說在軍区工作，你們时常見面嗎？还有小李，就是那个不爱說話却喜欢寫信的小李呀！听說在一个什么机关当科長了，嘿！朋友們的变化不小呀！”

由于他提到了老張和小李，我一下子把他想起來了，原來，原來他是和我們一同从華北南下工作的老趙，一个对人和和气气，頗为热情的人。

“老趙，你是剛調到这地方來工作吧！怎么一直沒見你呢？”我也立即有話說了。

“就是咧！說來話長，我們去找个地方慢慢談。这样吧！我請客，我是这里人，当然也就是主人啦！你虽然來这里工作